

平  
山  
冷  
燕

71  
S4924

平  
山  
游  
記

新刻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卷三

第十一回 一首詩占盡假風光

詞曰世事唯唯還否否若問先生姓字稱官員偷天換日出寺  
誰敢笑子誇大口○豈獨尊前香美酒滿面春風都是花和柳而  
今空燥一時皮終須 要出十秋醜 右調蝶戀花

話說燕白領與平如衡袁隱計成飲酒完正起身回去忽撞見張寅  
同着一個朋友高方巾闊領大袖華服走入亭來彼此俱是相認的  
因拱一拱手張寅就開口說道天色尚早小弟們纏來諸兄爲何到  
要回去燕白領答道春遊小飲不能久於留客故欲歸耳袁隱因指  
着那戴高方巾的朋友問張寅道此位尊兄高姓張寅答道此乃山  
左宋子成兄乃當今詩人第一爲晏府尊貴客今日招飲於此故命  
小弟奉陪而來宋信就問四人姓名也是張寅答道此位袁石交此

位計子謀此位平子持此位燕紫侯紫侯兄就是所說華亭冠軍王宗師極其稱贊之人宋信聽了便足恭道原來就是燕兄久仰久仰遂上前作揖燕白領忙還禮道宋兄天下詩人小弟失敬作完揖宋信正要攀談敘話忽聽得林下喝道聲响知是晏知府來了大家遂匆忙要別宋信對着燕白領剛說得一聲改口還要竭誠奉拜燕白領便拱拱手拉平如衡哀隱計成同下亭子去了不題元來宋信在楊州被冷經雪在陶進士柳孝廉面前出了他的醜後面傳出來人人嘲笑故立身不牢因想晏文物在松江做知府嘗有一脉故走來尋他晏知府異念爲他受杖之苦十分優待故宋信依然笑濶起來自稱詩翁到處結交這日晏知府請在遷柳庄聽薦故同張寅先來恰與同鄉自領相遇燕白領與衆總下的亭子晏知的轎早到了晏知府一眼看見便問張寅道那少年像是誰坐賓張寅答道正是貴

知府便對宋信說道這個燕生員乃是本郡燕都掌之子叫做燕白  
領年雖少大有才望前日宗師者他做案審得說還要特薦他哩  
宋信道生員從無特薦之例宗師爲何忽若此煮裏知府道聞得是  
聖上見山黛有才因思女子中尙然有才人豈男人中反無佳士故  
面諭各省宗師加意搜求如不得其人便要革處所以王宗師急于  
尋訪前日得了燕白領十分大喜又對本府說一人不好獨薦須再  
得一人同薦方妙再三托本府搜求兄若不爲前番之事本府報名  
薦去倒也是一樁美事宋信恐怕張寅聽見前番之事慌忙罩說道  
晚矣乃山中之人如孤雲野鶴何天不可以高飛乃欲又入樊籠耶  
老先生既受宗師之托何不就薦了張兄况張兄又宗師之高壘等去  
燕兄止一聞耳晏知府聽不連忙笑說道本府豈不知張兄高才當  
薦但科甲自有正途若以此相浼恐非令尊公老先生期望之意也

宋信連七點首道老先生愛惜張兄可謂至矣張寅道門生蒙公祖大人培植感激不盡說罷方纔上席飲酒飲了半晌晏知府又問道方纔我看見與燕生員同走還有一少年可知是誰張寅答道那少年不是松江人乃是平教官的姪兒叫做平加衡雖也薄上有些牙情只是性情驕傲不堪作養晏知府道原來如此就不再問了大家直歡到傍午方散晏知府先上轎去了張寅與宋信携手緩步而歸一路上張寅說道小弟因遵家嚴之教篤志時蔬故一切詩文不曾留意近日燕白領與平如衡畧做得兩句至詩便往往欺侮小弟今聞宋兄詩文高於天下幾時設一酌兄怎生做兩首好詩壓倒他二人便可吐小弟不平之氣宋信道若論時蔬小弟荒疏久了不敢狂言若說做詩或可爲仁兄効一臂之力張寅大喜道得兄相助兄感高誼二人走入城去別了過了數日宋信聞知燕白領是個富貴之

家又是當今少年名士恩量結交于他遂買了一柄扇子要寫詩作贊見禮送他再三在自家詩稿上尋並無一首拿掇得首次待不寫却又不像個詩人行徑欲要信手寫一篇又恐被他笑話想了半日忽然想起道有了何不將山簾的自畫詩偷寫了只說是自家做的燥一燥皮有何不可主意定了遂展開扇子寫在上面又寫了個名帖叫人拿着一徑來拜燕白領到了門上將名帖投入一個家人回道相公出門了宋信問道那裡去了家人回道下宗師老爺請去了宋信又問道今日不是考期請去做甚麼家人道聽得說是要做詩不知是也不是宋信道既是不在家拜上罷就將名帖并扇子交付家人收下去了元來燕白領自與平如衡會過便彼此談論依匕不捨遂移了平如衡在燕白領書房中住下以便朝夕盤桓這日燕白領雖被宗師請去平如衡却在書房中看畫家人接了名帖并

扇子遂送到書房中來平如衡看見就問道是誰人的家人道是一位宋相公來拜送的平如衡遂接過去一看見名帖是宋信心下暗道想必就是前日遷柳凡遇見的那人了再將扇子上詩一看見題是咏白燕因想道曰燕詩自有了時大本與袁凱一作後來從無人敢繼怎麼他亦想續貂不知胡說些甚麼因細々讀去繼讀得頭二句便肅然改容再讀到首聯鴉借色雪添肥不覺大驚道此警句也再細細讀完因拍案嘆息道怎便說天下無才似此一詩風流刻畫又在時袁之上我不料宋信那等一個人品有此美才因拿在手中吟咏不絕只吟到午後燕白領方回到書房來對平如衡說道今日宗師請我去做燕臺八景詩又要做祝山相公的壽友見我一揮而就不勝之盡破格優待又要特疏薦我爲天下才子第一又不知誰將吾兄才名吹倒宗師耳躲裡今日再三問小弟可曾會兄

其方是何如少弟對道最是相知其才十倍于已宗師

之極還要請兄一會要將兄與小弟同薦七與不薦雖無居中

亦一知已也平如衡道宗師特薦天下才子雖有一時榮遇未有其

實而當其名則榮若無其實而徒處其名其辱莫大焉此舉

才當之固宜小弟實是不敢燕白領道吾兄忝在相知故底袒言之

兄乃作此套言豈相知之意哉平如衡道弟實實不是套言天下才

子甚多特吾輩不及見耳今若虛冒其名而被召進京七帥都賈人

才聚集那時彼一才子此一才子豈不羞殺燕白領道唉道吾兄

眼空四海今由爲何這等謙讓平如衡道小弟不是謙讓爭奈一時

便有許多才子故不敢復作舊時狂態白領道一時便有許多且

請問兄見了幾個平如衡道小弟從離洛陽自負天下才子無兩不

意到了山東汶上縣便遇了一個小才女便令小弟瞪然自失到了

松江又遇見吾兄又令小弟拜于下風不意今日又遇見一個才子  
讀其詩百遍真令人口舌俱香小弟若再願顏號稱才子豈非無耻  
燕白領道汝上者道遠無徵且姑無論小弟不足比數亦當置之且  
請問今日又遇何人平如衡遂將扇子遞與燕白領看道此不又是  
一才子乎燕白領展開讀了一遍不覺驚訝道大奇大奇前日遇見  
那個宋信難道會做這樣好詩我不信我不信平如衡道他明明寫  
着咏白燕小作書似紫序詞兄郢政怎說不是他做的燕白領道若  
果係他的筆清新俊逸真又一才子也但細觀其詩再細想其人實  
是大相懸絕平如衡道他既來拜兄兄須答拜相見時細加盤駁便  
可知其真僞矣燕白領道这也有理明日就同兄一往何如平如衡  
道小弟就同去也不妨一人算計定了燕白領便叫取酒二人對飲  
細已將白燕詩賞玩俱喫得大醉方歇到了次日燕白領果然寫了

平如衡同去回拜尋到寓處適值宋信不在只得投了一個  
名帖便回二人甚是躊躇以爲不巧不期回到門前忽見一個家人  
手中捧了一個拜盒在那裡等候看見燕白領與平如衡回來便迎  
着說這家相公拜上二位相公明日消酌奉屆一敍就揭開拜盒將  
兩個請帖送上燕白領接了一看見是張寅的名字心中暗想道他  
爲甚請我因問道明日還有何客家人答道並無謹客止有山東宋  
相公與二位相公燕白領又問道山東宋相公可就是與府裏晏老  
爺相好的么家人道正是他燕白領道既是他也可拜上相公說我明  
日同平相公來領盛情家人應諾去了燕白領因與平如衡商異道  
兄可知老張請你我之意么平如衡道無非是廣結交以博名高耳  
燕白領道非也老張一向見你我名重十分妬忌今因宋信有些才  
情欲借他之力以強壓你我二人耳平如衡道這也無謂如宋信果

有才你我比面事之亦所甘心怎遮得張寅一字不通之醜燕白領道正是這等說况宋信白燕詩小弟尙有几分疑心明日且同兄去一會便知平如衡道若論前日小弟驕傲了他本不該去既要會宋信只得同去走遭二人算計定了到了次日過午張家人來邀酒燕白領同平如衡欣然而往到門張寅迎入此時宋信已先在所上四人相見禮畢分坐宋信是山東人又年長坐了首位平如衡年雖少是河南人坐了二位燕白領第三張寅主人下陪半是先是宋信與燕白領各道相拜不遇之情燕白領又謝金扇之惠又盛稱白燕詩之妙平如衡亦贊白燕詩宋信見二人交口稱贊便忘記是竊他人之物竟認做自己的一般眉宇揚揚說道拙作頗爲衆賞不意二兄亦有同心燕白領道不知子都之狡者是無目者也天下共賞方足稱天下之才大家閑叙了一回張寅就請人席飲酒飲到半酣又談

起吟詩熟自領有意要盤駁他忽問道宋兄遨遊天下當今才子  
故何人宋信道當今詩人莫不共推王李然以小弟論之亦以一時  
顯貴得名耳若求清新俊逸之真才往々散見于天下如今日二兄  
高雅豈非天下才子平如衡道小弟輩元不敢多談今遇宋兄不覺  
皇子後矣說罷彼此大咲張寅道三兄俱當今才子不必互相謙讓  
且再請數杯必須求領大教方不虛今日燕平一人道少不得要拋  
磚引玉宋信正說得高興又喫得高興忽听得要做詩心下着忙便  
說道既蒙三兄見愛領教政自有曰何必在此一時事有湊巧正說  
不完忽見一個家人抱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學牛從外入來眾問何  
人張寅答道是小弟宋信道好個清秀學生忙叫抱到面前頑要忽  
見他手中拿着一把扇子上面画着一株桐樹飄下一葉落欸是新  
秋梧桐一葉落圖宋信看見觸想起山黛做的梧桐一葉落的詩便

弄乖說道三兄要小弟卽席做詩雖亦文人美事但小弟才遲又不喜爲人縛束今見令弟扇上圖画甚佳不覺情動待小弟亥題一首請教何如張寅听了連声道妙比之遂叫左右取出筆硯送上宋信拈筆欣然一揮而就燕平二人見他落筆敏捷遂大驚訝及接到手一看見詞意蘊藉更加歎賞再讀到結句正如衰盛際先有一人愁不覺彼此相視向宋信稱贊道宋兄高才如此小弟輩甘拜下風矣宋信听了喜得抓耳撓腮滿心奇癢只是哈之大笑張寅見宋信一詩獻倒燕平不勝歡喜因將扇子付與兒子去了就飾了一大犀杯酒送與宋信道宋兄有此佳作可滿飲此杯聊爲慶賀宋信道信筆請教有何佳處張寅咲道小弟不是詩人也不知詩中趣味但平兒自負詩人眼空一世今日這等稱贊定有妙處了卒如衡是個直人先見自荒詩已有八九分憐愛今又見當面題咏便信以爲真貞心

輪服一味贊美那裡還顧張寅詫謂燕曰領又再三交譽弄得個宋  
信身子都沒處安放大家歡喜喜直喫到傍晚方散張寅就留宋  
信在書房中宿了張寅以爲出了他的氣滿心快暢不題却說燕當  
領同平如衡回到家裏因相與歡喜追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看老  
宋那個人物萬七不道他有此美才平如衡道昨日曰燕詩兄尚有  
疑今日梧桐一葉落詩當面揮毫更有何疑豈非天下才子元多特  
君輩不及盡見耳燕白領道人才難忽如此今後遇賣策備亦當物  
色之二人又談了半晌方各歇息到了次早平如衡睡尚未起忽見  
叔子平教官差轎夫來立等請去說話平如衡不知爲何只得與燕  
白領說別了來見叔子平教官接着就說道昨日晏府尊送兩個  
名帖來要請我與你去一會不知爲何我故着人來接你商量还是  
去好不去好平如衡道若論姪兒是河南人他管我不着可以不去

但尊叔在此爲官不去恐他見怪平教官道我也是這等想還是同去走一看他有甚話說就留姪兒喫了飯只見昨日送帖兒的差人又來催促平教官只得同了姪兒坐轉到府前差人稟知晏府尊便叫先請寅賓館中坐下隨卽自家落館以賓主禮相見縣坐待茶七罷晏知府便先開口說道今日請一位到此別無話說只因王宗師大人奉聖旨要格外搜求奇才前日于考試中目取了燕生員不便獨荐意欲再求一人以爲正副在三學中細查搜羅並無當意之人屢屢托本府格外搜求本府不敢不遵因再三訪問方知令姪子持兄是個奇才又因陽省不屬本府所轄不便唐突故轉煩賢勢招致今蒙降重得覩手姿果係青年英俊真爲奇才不問而可知矣乎教官道舍姪未學小子過蒙公祖大人作券感激不盡但以草茅寒賤達之天子之延實小事还求公祖大人極重晏知府道本府亦非

就是平兄與燕生員迂柳庄听鶯所醉住句本府但已暫過故  
亥

作此想不必過謙平如衡因說道生員雖異鄉非今隨家叔隸于  
幃帳之下卽你門墻桃李蒙公祖大人培植安敢自外但生員稍有  
才名不過稍勝駑駘實非絕塵而姦之駿足也晏知府咲道平兄不  
必過遜當今才人豈尚有过于二兄者哉平如衡道不必遠求卽公  
祖太宗師之貴相知宋子成便勝了生員輩多矣晏知府听了大笑  
道宋子成與本府至交本府豈不知之平兄不要爲虛名所惑平如  
衡道生員到未必惑于虛名只恐公祖太宗師轉舍近而求遠公祖  
太宗師旣見生員輩的听鶯詩則宋子成的白鶯詩宋有不見之理  
晏知府笑道宋子成有具白鶯詩平如衡道怎說没有待生員誦與  
公祖太宗師听因高吟兩句道淡去蓋從鴉借色瘦亦止許雪添肥  
此豈非宋子成白鶯詩么難道公祖太宗師竟不曾見晏知府听了